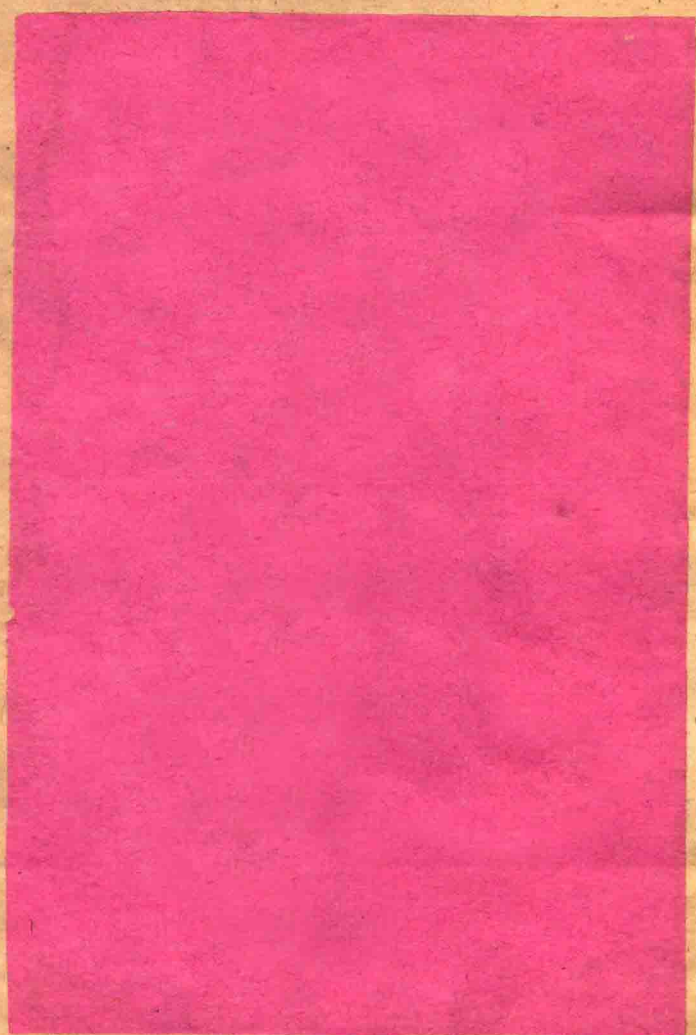


釋氏十
三經註
疏

觀楞伽經記

卷一
之三

冊十二

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

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江淮荆浙等路制

置鹽礬兼發運副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

蔣之奇撰

之奇嘗苦楞伽經難讀。又難得善本。會南都太子太保致政張公施此經。而眉山蘇子瞻爲書而刻之板。以爲金山常住。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持以見寄。之奇爲之言曰。佛之所說經總十二部。而其多至於

五千卷。方其正法流行之時。人有聞半偈得一句而
悟入者。蓋不可爲量數。至於像法末法之後。去聖旣
遠。人始溺於文字。有入海算沙之困。而於一真之體
乃漫不省解。於是有祖師出焉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
以爲教外別傳。於動容發語之頃。而上根利器之人。
已目擊而得之矣。故雲門至於罵佛。而藥山至戒人
不得讀經。皆此意也。由是去佛而謂之禪。離義而謂
之玄。故學佛者必詆禪。而諱義者亦必宗玄。二家之

徒更相非而不知其相爲用也。且禪者六度之一也。顧豈異於佛哉。之奇以爲禪出於佛而玄出於義。不以佛廢禪。不以玄廢義。則其近之矣。冉求問聞斯行諸。孔子曰聞斯行之。子路問聞斯行諸。曰有父兄在。如之何其聞斯行之。求也退。故進之。由也兼人。故退之。說豈有常哉。救其偏而已。學佛之敝。至於溺經文。惑句義。而人不體玄。則言禪以救之。學禪之敝。至於馳空言。玩琦辯。而人不了義。則言佛以救之。二者更

相救而佛法完矣。昔達磨西來。既已傳心印於二祖。且云吾有楞伽經四卷。亦用付汝。卽是如來心地要門。令諸眾生開示悟入。此亦佛與禪並傳。而玄與義俱付也。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。故六祖聞客讀金剛經。而問其所從來。客云。我從蘄州黃梅縣東五祖山來。五祖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。卽自見性成佛矣。則是持金剛經者始於五祖。故金剛以是盛行於世。而楞伽遂無傳焉。今之傳者。實自張公倡之。

之奇過南都謁張公。親聞公說楞伽因緣。始張公自
三司使翰林學士出守滁。一日入琅琊僧舍。見一經
函發而視之。乃楞伽經也。恍然覺其前生之所書。筆
畫宛然。其殆神先受之甚明也。之奇聞羊叔子五歲
時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。乳母謂之。汝初無是物。祐卽
自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。主人驚曰。此吾
亡兒所失物也。云何持去。乳母具言之。知祐之前身
爲李氏子也。白樂天始生七月。姆指之無兩字。雖試

百數不差。九歲諳識聲律。史氏以爲篤於才章。蓋天稟然而樂天固自以爲宿習之緣矣。人之以是一真不滅之性。而死生去來於天地之間。其爲世數。雖折天下之草木以爲籌筭。不能算之矣。然以淪於死生。神識疲耗。不能復記。惟圓明不昧之人知焉。有如張公。以高文大冊。再中制舉。登侍從。秉鈞軸。出入朝廷。逾四十年。風烈事業播人耳目。則其前身嘗爲大善知識。無足疑者。其能記憶前世之事。豈不謂信然哉。

故因讀楞伽新經而記其因緣於經之端云。

書楞伽經後

宋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
騎都尉借緋蘇軾書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。先佛所說微妙第一。真實了義。
故謂之佛語心品。祖師達磨以付二祖。曰。吾觀震旦
所有經教。惟楞伽四卷。可以印心。祖祖相授。以爲心
法。如醫之難經。句句皆理。字字皆法。後世達者。神而

明之如槃走珠。如珠走槃。無不可者。若出新意而棄舊學。以爲無用。非愚無知。則狂而已。近歲學者。各宗其師。務從簡便。得一句一偈。自謂了證。至使婦人孺子。抵掌嬉笑。爭談禪悅。高者爲名。下者爲利。餘波末流。無所不至。而佛法微矣。譬如俚俗醫師。不由經論。直授方藥。以之療病。非不或中。至於遇病。輒應懸斷。死生。則與知經學古者。不可同日語矣。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。或捷於古人。因謂難經不學而可。豈不

誤哉。楞伽義趣幽眇。文字簡古。讀者或不能句。而況遺文以得義。忘義以了心者乎。此其所以寂寥於世。幾廢而僅存也。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。慶歷中嘗爲滁州。至一僧舍。偶見此經。入手恍然如獲舊物。開卷未終。夙障冰解。細視筆畫。手迹宛然。悲喜太息。從是悟入。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。軾遊於公之門三十年矣。今年二月過南都。見公於私第。公時年七十九。幻滅都盡。慧光渾圓。而

軾亦老於憂患。百念灰冷。公以爲可教者。乃授此經。且以錢三十萬。使印施於江淮間。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。印施有盡。若書而刻之。則無盡。軾乃爲書之。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。求善工刻之板。遂以爲金山常住。元豐八年九月九日。

觀楞伽寶經閣筆記

觀楞伽寶經記。蓋爲觀經而作也。以此經直指眾生識藏。卽如來藏。顯發日用現前境界。令其隨順觀察自心現量。頓證諸佛自覺聖智。故名佛語心。非文字也。又豈可以文字而解之哉。故今不曰注疏。而曰觀經記。蓋以觀游心。所記觀中之境耳。此經爲發最上乘者說。所謂是法甚深奧。少有能信者。以文險義幽。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。况遺言得

義以入自心現量乎。昔達磨授二祖。以此爲心印。自五祖教人讀金剛。則此經不獨爲文字。且又東之高閣。而知之者希望崖者衆矣。惟我聖祖以廣大不二真心御寰宇。修文之暇。乃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。以試僧得度如儒科。特命僧宗泐等注釋之。頒布海內。浸久而奉行者亦希。清幼入空門。切志向上事。愧未多歷講肆。嘗見古人謂文字之學。不能洞當人之性源。貴在妙悟自

心心一悟。則回觀文字。如推門落臼。固不難矣。因入山習枯禪。直至一字不識之地。一旦脫然自信。回視諸經。果了然如視歸家故道。獨於此經。苦不能句。余居海上。時萬歷壬辰夏。偶患足痛不可忍。因請此經置案頭。潛心力究。忽寂爾亡身。及開卷讀百八義。了然如眊白黑。因憶昔五臺梵師言。遂落筆記之。至生滅章。其患卽愈。及乙未春。因弘法罹難。幽囚困楚中。一念孤光未昧。實仗此法門威。

德力也。頃蒙

恩遣雷陽。丙申春過吉州。遇大行王公性海於淨土中。請益是經。因出前草二章。公首肯。遂以正受注并三譯本。稽首屬余。請卒業焉。余攜之。以是年三月十日抵戍所。於四月朔卽命筆。時值其地飢且癘。死傷蔽野。余坐毒霧屍陀林中。日究此經。至忘寢食。了然如處清涼國。至七月朔。甫完卷半。比與柯孝廉復元率諸父老掩骼。至四千頭有奇。建

孟蘭會說幽冥戒。普濟之。時天迺雨。而癘隨止。遂
令茂戾車地。大生歡喜心。無迺借此性海一滴潤
此焦枯乎。余亦奉鎮檄來五羊。憩東郭壘壁間。又
首事於十月朔。至明年佛成道日。迺閣筆焉。愚竊
思多生以謗法因緣。今感斯報。荷蒙
聖慈以萬里之行而調伏之。使入其難入。期年之內。
聖奔走居半。而能了此積劫廣大因緣。非荷諸佛神
力加持。何能以思惟心測度。如來自覺聖智境界。